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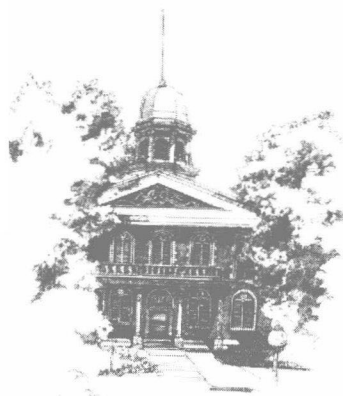
衣向东 著

站起来 说话

作家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站起来说话

ZHANQILAI SHUOHUA



作家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站起来说话/衣向东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28 - 3

I. ①站… II. ①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3693 号

站起来说话

作 者: 衣向东

责任编辑: 雷 容 田小爽 卓挺亚

装帧设计: 海马书装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16.5

版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28 - 3

定价: 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1

宁波小浹江，起源于鄞县东钱湖和三溪浦水库，穿越小港镇归入大海，过去曾是鄞县和镇海县的水利大动脉，至今仍为宁波北仑长山地区通往内河的航运要道。北岸与此比邻的，就是甬江。小浹江虽然地方不大，在风水先生眼里却是一块宝地。从港口起船，顺水而去，可以通往南洋。水路总是比陆路宽广得多。

清末，小浹江名满天下，因为这里有一个江南望族李家，正所谓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

辛亥革命前一年的清明节，江南山清水秀，空气的湿度也恰到好处，各种花儿撒欢儿开放，都想占尽风骚。李家便在这时节选了个黄道吉日，给已故的李川平做十年阴寿，其实是对亡者的一种凭吊。南方讲究给故去的人做寿，三年五年十年，十年之后就不再操办了，似乎是跟阴间的亲人做最后的情感了断。自然，十年阴寿也就最为隆重，游走四方的亲人，大凡能赶回来的，必定回来祭拜。本地相邻的好友，按照礼尚往来的风俗，也要登门送礼。

八点多钟，江面上的一些雾气还没有散尽，就有三五成群的客人从几个渡口上来，分乘各种轿子和人力三轮，陆陆续续赶往李家。那些穿着艳丽的客人，仿佛一种颜料，给小浹江涂抹了斑斓的色泽。本该在山上招揽生意的滑竿轿子，也跑来凑热闹，在李家门前与人力三轮交错在一起，使本不宽阔的石板路拥堵不堪。

李家在江南虽是大户人家，却为人厚道，不以贫贱待客，泥腿樵夫出入门庭，一样可以得到款待。李家有红白喜事，一些泥腿樵夫也会表

示自己的心意，或是送一些山货，或是送一束野花，有时候并不进门，就堆在门前的石阶边。今天这样重大的事情，石阶边自然堆满了各色野花，远方来的客人不知道缘由，以为是李家别出心裁整出的风景，闲谈中，免不了夸赞李家人的雅趣。

本地乡人不会错过这个看热闹的机会，在门前的马路边，好奇地审视来客的华丽服饰，欣赏太太小姐们如花似玉的美貌。李家也不失时机地张扬他们的豪爽，拿出很多瓜果和甜点，散给门前看热闹的乡人。

小浹江就被节日的气氛笼罩了。

欢乐的气氛刚刚升温，就有几队清兵像浪头一样扑过来，把门前看热闹的人打了个稀里哗啦，纷纷散开。清兵的面孔很陌生，一个个蛮精神的，只是表情过于冷漠，带了些杀气，不容分说，就将李家前门后院的出口封锁严实。

小浹江本地的清兵一个个贼头贼脑的，乡人看熟了他们的面孔，都不把他们当兵丁待了，遇见他们老远就喊绰号。

看热闹的人就奇怪，这些清兵从哪里突然冒出来？围困李家要做什么？

很快就有消息灵通人士传话，清兵是从宁波那边乘船而来的，来做什么就不知晓了。从他们来势汹汹的样子看，不像来给李家添彩的，倒像是来兴师问罪的。这就更奇了，什么事情能惊动宁波的清兵？李家向来温厚淳朴，广施慈善，别说不会犯事，就是有了人命案，几队清兵又能奈何李家？！

是该介绍一下李家了。

十九世纪二十年代，李川平的父亲去上海滩打工，凭借勤劳、聪慧和时运，逐年发达起来，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，成为上海富豪，买下黄浦江边一座码头，从事船业运输，从国内到国外，哪里有生意，船舶就行驶到哪里。小浹江人恋家，在外乡挣了钱，却总要让根扎在乡土里。李家也不例外，花巨资在小浹江建造了六百多间房屋，在乡下购买了几千亩良田。

李川平是独子，因而娶了秦夫人后，生儿育女就成了秦夫人的头等大事。秦夫人很争气，生了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老大李牧水，老二李牧渔，老三李牧涛，老四李牧阳，老五李牧月，女儿李牧谣。

李家到了第三代，就由单一的船运生意扩展到银行、房地产、股票

和制造业等。五兄弟分家后，推选老大李牧水作为家族公共资产的管理人。其实就是掌门人。李牧水为人低调，脑子聪明，处事沉稳，颇有大将风度。他接手太公拼下的家业后，创办了上海大通银行和大通电气公司、大通轮船公司，并担任上海十几家银行的董事，使李家祖业愈加昌盛。

除去家族产业，兄弟几个都有自己的营生。有的经营船运，有的经营金融和地产，还有的经营铁路和绢丝出口等生意。李牧水因为生意做得很大，社交又广，被推选为上海商会总会的会长，在英雄豪杰群居的上海滩，成为头面人物。几个兄弟当中，老二李牧渔读书最多，看上去有些软弱，但生意做得也不错，被推举为上海宁波商会会长。

家族显贵了，婚姻就求门当户对。李家五个儿子，娶的都是远近闻名的商宦权贵人家，盘根错节地网成一个家族的社会人脉。老大李牧水的太太是小浹江曾家娇女，曾家康熙年间就在北京开设银号，历久不衰，是宁波商帮最早的商人，宁波钱庄业巨头。老二李牧渔，娶的是宁波富商叶家的千金叶禾。老三李牧涛，是赫赫有名的上海滩“青帮”大字辈主要成员之一，娶的是清末朝内重臣王泰恩的女儿王桢。老四李牧阳娶的是清末翰林陈临君的女儿陈菊。老五李牧月娶的是杭州关监督孙世业的女儿孙灿。秦夫人唯一的女儿李牧谣，嫁给了宁波朱家公子朱志忠，朱家是商业世家，发家史远在李家之前。

既然李家上通清宫下通青帮，人脉之广，宁波府也一定清楚，却派几队清兵封锁李家，这里面一定有玄机了。

清兵包围了李家后，迅速进入院内搜查。

李家的大门敞开着，尽管是做阴寿，毕竟李川平已经故去十年，就连他的太太秦夫人心中的伤悲，也已被岁月的风霜消磨殆尽，剩下的只有怀念。因此李家笼罩着的是节日欢乐的气氛，处处可见下人们匆匆而欢快的脚步，可以听见下人们爽朗的笑声。老爷太太们迎接客人的时候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，客人也无拘谨，高声喊叫着跟主人握手拥抱。最快乐的是那些孩子们，他们对李川平爷爷只有模糊的记忆，或者从没见过面，才不会关心阴寿的事情，都聚集在李家的花园里，一个个疯成了孙猴子。

李家院内小桥流水，燕飞蝶舞，长廊凉亭，曲径通幽。从屋堂楼宇的规模和气势，足可看出家族的辉煌。

李家花园有一个月形的拱门，正对拱门修建了一座凉亭，雕梁画栋，色泽艳丽。凉亭周边是一片湖水，时常有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天鹅水鸭，在湖面上起起落落，旁若无人。花园的北边有一座两层楼的建筑，就是秦夫人的住所，灰瓦白墙掩映在翠竹绿树中，门前盛开了各种鲜花，一条石板路通向湖边。

起起落落的天鹅，给这仙境般的好地方平添了许多灵动。

秦夫人已经七十出头。她家老爷李川平是个读书人，在世的时候喜欢过清闲时光，又赶上他的运气不错，秦夫人不仅能生育儿子，还能管理家业，李家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有秦夫人打理，他逍遥自在地打发日子，一生不识愁滋味。如今四十三岁的长子李牧水掌管了家业，秦夫人整天眯着眼睛享受着恬静的时光，越活越像是一尊菩萨了。秦夫人平时不善言语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有人在她面前说话的时候，她就会微微翘起下巴，注视着对方，时不时点几下头，表示自己在听，让对方继续说下去。倘若看到她收回下巴，坐正身子一动不动，那就是不再想听对方说话了。

虽然看起来和善，李家人在秦夫人面前却是毕恭毕敬，行事谨慎，因为她一旦发起脾气，目光和话语都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，直插你的软肋，让你顷刻间窒息。

秦夫人乐善好施，她创办了三所小学，让小浹江平民子弟上学读书；每年都要拿出部分粮食，以市场最低价钱卖给那些穷人。在小浹江人心中，秦夫人就是一尊受人供奉的活菩萨，有关她的传奇故事，七八岁的小孩子都能讲述一二。

今天一大早，秦夫人把自己收拾利索了，坐在一楼大客厅喝茶，接受一拨又一拨客人的问候。她身上穿了一件加厚旗袍，白底蓝花，看起来素淡又不压抑。这件衣服是李川平当年从苏州买回来的布料，秦夫人觉得太素淡，李川平却说极好看。过去她很少穿这件旗袍，没想到李川平走后，她越发喜欢它了，每逢李川平的忌日，她总要穿在身上。“老爷呀，你喜欢，我就穿给你看，只要你喜欢。”她心里总这么说。

一种追思，或者说旧梦重温。

因为今天李家人要在坟地那边的祭祀堂用餐，长媳曾太太一大早就带着四弟媳和五弟媳，还有秦夫人的女儿李牧谣，赶去了祭祀堂，准备午餐和上坟祭奠的用品。五个兄弟中，四人在外地做事，只有老五李牧

月一直留守在小浹江，这种事情自然要他张罗了，于是他也带了十几个下人，早早去修整墓地。

此时，客厅里剩下二儿媳叶禾和三儿媳王桢，也是一身素装，不离左右陪伴着秦夫人。客人们拜过秦夫人后，许多人站在客厅说几句话就告辞了。交情深厚的几位贵客留下来，在儿子们的引领下，去了楼上的小客厅喝茶聊天。楼下偌大的客厅只有秦夫人和两个儿媳，显得有些冷清了。秦夫人坐在太师椅上并不说话，微微合上眼睛，想一些久远的事情。这些事情都跟老爷李川平有关。

身边的两个儿媳见婆婆这般模样，不敢弄出响动，坐在那里只用眼睛说话。这时候，王桢怀里四岁的儿子李帆醒了，她担心儿子闹腾，忙站起来走到门口，交给丫鬟说：“带少爷花园玩去，长着眼色，别磕了碰了的！”丫鬟领悟，用力点点头，来不及说话，快速将醒来的李帆抱走了。

楼下安静，楼上的说笑却是热烈，那些爽朗的笑声顺着楼道滚落下来，弄得客厅越发空荡寂静。这当中自然是李牧涛的嗓门最大，略带了些沙哑，像一门铁砂炮。

叶禾和王桢看到秦夫人几次皱眉头，知道婆婆嫌吵了，可婆婆毕竟还闭着眼睛，她们也就不好说什么话，只是朝楼顶瞥几眼，释放一些无济于事的怨恨。

终于，秦夫人忍不住睁开眼睛，说：“你们听听老三，要把屋顶震塌了。”

听到婆婆说话了，两个儿媳如释重负般长出一口气。王桢觉得这个时候，该替自家老爷说几句话了，就说：“阿姆，他就一副破锣嗓子，让他小声小气说话，能憋死他。二阿嫂，你别笑，要让你家二阿哥这么说话，喉咙也疼煞了。”

叶禾仍旧笑，说：“三阿妹，我笑笑都不行吗？看你护孩子一样护着他！”

正说着，在孔雀亭花园里玩耍的孩子，呼啦啦跑进大客厅，像一群惊散的鸟儿，毫无章法地飞奔着。这里面最大的孩子是李牧水的二儿子李宁，已经十四岁了，然后是李牧渔的儿子李波，李牧涛的长子李风，最小的是李牧阳的儿子李阔，才六岁，在姐姐李湾的带领下，像一只鸭子似的跟在后面。

叶禾和王桢慌忙张开双臂，分别拦住孩子们，责怪道：“哟哟，小祖宗哎，没见阿娘在打瞌睡？”

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对奶奶秦夫人叫喊：“太婆，来了好多兵，拿着枪！”

王桢张嘴就说：“兵怕啥？又不是没见兵，吃人吗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打头的兵已经进屋，自然听清了王桢的话，于是歪头瞅着王桢，那神态仿佛说，吃了你，还能咯掉我的牙？后面的几个清兵鱼贯而入，习惯地端着枪，对准屋里的几位太太，颇有几分警惕性。

看这情形，秦夫人略有吃惊，明白要发生事情，却并不惊慌，笑了笑：“哟，来客人啦，二太太、三太太，愣着干啥？给客人看茶。”

王桢瞥了阿姆一眼，见阿姆面色自若，也就定了心，低头要去端茶，被随后进来的一个兵推了一把，略有趑趄地退到一边。

“闲杂人等，闪开！”

从来人的气势和着装看去，应当是个首领。王桢虽然生于权贵之家，可从小受母亲传统教育，胆子比较小，此时站在那里恐惧地看着秦夫人。

叶禾沉不住气了，冲首领怒斥：“怎么不打招呼就进屋了？没规矩，出去！”

几条枪同时指向叶禾，将她夹在当中不能动弹。叶禾惊住了，也转头去看秦夫人。这些兵们粗鲁的举动，完全超出她的想象，她心里有些慌了，用眼神请求秦夫人解救。在儿媳妇们眼中，秦夫人是一棵饱经沧桑的古槐树，可以给她们遮风挡雨。

秦夫人收起笑容：“这么说，不是客人了？把枪收起来，别吓着了孩子们。”

她的声音不大，听起来却很有分量。秦夫人嫁到李家四十多年，这种阵势还是第一次遭遇，很不寻常，脑子里就极快地琢磨这些兵的来由。想来想去，觉得李家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清兵大动干戈的。她缓缓站起来，抚摸孙子李宁的头，让他带着弟弟们外面玩去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。然后又转了头问首领，来李家有什么公务要做。首领大概被秦夫人的气质和从容所震慑，斜着眼睛打量她，心里猜想面前的老太太，是李家的什么人物。

楼下这么大的动静，楼上却毫无察觉，李牧涛铁砂炮一般的嗓门仍

旧在说笑。首领朝楼上努嘴，几个兵丁就探着腰朝楼梯走去。秦夫人心里一紧，这些清兵显然是奔她的儿子们来的。

2

李家被外来清兵围困，自然是一件大事，大门外看热闹的人群中，早有腿快的人飞奔到小浹江清兵营部，把那里的情形报告给清兵上士，他是这里的最高长官。上士就有些恼火，毕竟小浹江是自己守备的区域，别说你宁波府了，即便是浙江府清兵到此执行公务，也总要跟他过个面。况且李家也是小浹江的脸面，打了李家的耳光，就等于打了小浹江人的耳光，就等于打了他上士的耳光。这是万万不行的。

上士立即带了十几个兵卒，旋风一般赶来。看到李家门前聚集的乡人，上士走路的姿势特别夸张，两只胳膊向外扒拉着，那样子像是在水中游动的鸭子。他要走给小浹江人看看，小浹江是他上士说了算，谁也不准在小浹江这块地盘上要威风。

门前就有人喊：“快看，看呀，上士生气的了！”

在小浹江很少有事情能让上士生气的，上士生了气，也算是一件大事了。

众人注视着上士和兵卒气势如虹地走到李家门前，却被把守在那里的宁波府清兵拦阻了。上士真的生气了，一把推开清兵，说要见他们的长官。守门的清兵还算客气，随即带着上士走进李家大院。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喝彩，觉得上士真是给小浹江人争面子，居然把守门的宁波府清兵推了个趔趄，估计见了他们的长官，也不会给他们留情面。

有人当即从李家门前堆积的野花中，拣拾了几束艳丽的，预备上士出来的时候献上去。很多人反复搓着手，憋着劲儿要在上士出来的时候，响亮地拍打手掌。

工夫不大，上士出来了，弓腰走得很匆忙，跟在后面的兵卒一溜小跑，稀里哗啦不成样子。门前的乡人正准备献花，觉得上士神情不对，样子像缩水了的丝瓜，脑袋耷拉下去。于是都愣在那里，听上士有什么话要说。

上士对众人挥了挥手说：“都回吧，没什么好看的。”

一个手握鲜花的人终于走上前，把鲜花献给上士说：“跟他们怎么交涉的？让他们现在就滚！”

上士推开鲜花说：“都回吧，宁波府的公务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”上士说着离开李家门前，走了几十米远，又想起自己的职责，于是回头瞪了眼睛朝众人喊：“谁要是妨碍公务，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虽然众人不知道上士跟里面的清兵如何交涉的，但从眼前的情势不难看出，上士碰了坚硬的墙壁，被弹了回来。

他的面色被撞得青灰。

上士的确是碰了壁，而且碰得很重。清兵们从楼上把喝茶的人带到楼下客厅，就点名把李牧渔和李牧涛提到一边，搜了他们的身。宁波府清兵的长官是一名协参领，职衔不算大，手中却握着浙江府总督的手谕。上士见到协参领，还没等他说完客气话，协参领就把手谕亮给他看了，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上士愣了愣，本来他知道眼前的事情不该自己再掺和了，可协参领生硬的话，又让他觉得别扭，觉得自己就这样走开，似乎缺了点什么，于是就使劲儿拽了拽协参领，很善意地提醒他，李家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，亲家是刚刚去世两年的朝内重臣王泰恩，李家老四是江苏盐局的总办，大清正四品官员，因此行事一定要谨慎。上士还特意把身边两位太太指给协参领看，说这位就是王泰恩的女儿……协参领嫌上士多事，不等他啰嗦完，突然拔枪对准他的脑袋，一言不发地怒视着他。上士额头便有细碎的汗珠冒出来，连忙倒退着走出屋子，不敢多言半个字。

其实协参领的举动是做给李牧涛几个人看的，上士进屋的时候，李牧涛正扯着大嗓门跟协参领较劲儿。清兵去了楼上客厅，让几位贵客受了惊吓，惹恼了李牧涛。这位曾经的上海青帮大佬才三十五岁，正是力气充沛的时候，性格中有几分绿林好汉的鲁莽，发威的时候甩一下胳膊能抡倒三四个人。如果不是二阿哥李牧渔劝阻，脾气暴躁的李牧涛，就会给协参领个大嘴巴。

活该上士倒霉，协参领正需要抬高自己身份的时候，他就冒冒失失进来了，恰好充当了协参领的靶子。

李牧涛自然看出协参领的用意，冲着协参领撇了撇嘴角。很蔑视。

“想要威风，你找错了地方，给我滚远点儿！”

秦夫人已经明白清兵闯人家中的意图了，他们是要搜查奸党逆贼，

这罪名是可以满门抄斩的，不敢胡闹。她训斥了李牧涛，给协参领弯腰施礼，说既然定罪奸党逆贼，总要有个出处。李家世代忠良，中法之战、中俄之战，李家挺身而出，竭力支援国家抵御外侮，每逢天灾，又总是倾其财力，惠泽一方，从没有做出伤害国家之事。秦夫人说话后，在场客人纷纷附和，历数李家爱国爱家的壮举。

协参领淡淡地说：“这些事情跟我无关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”

老四李牧阳是官场上走动的人物，这时候自然要站出来了，他走到协参领面前，问道：“你总要说出个理由，为什么搜查我们？”

协参领说：“有人告发你们加入同盟会，密谋造反，是理由吧？”

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，目光很迷茫，似乎从来没听说过“同盟会”一词。到后来，老二李牧渔就对协参领苦笑了，说有人告发算不得理由，我要说你杀了人，就一定是杀了人吗？无凭无据呀。协参领也不做解释了，对清兵一挥手，清兵即刻开始搜查，楼上楼下翻箱倒柜，好一个折腾。秦夫人听着乒乒乓乓的声响，一直皱紧眉头。

她不发话，几个儿子尽管一脸愤怒，也只能忍耐着。

外面传来吵嚷声，李家的下人们闻讯赶来，围拢在秦夫人门外，一个个都很恐惧。压抑的气氛笼罩了李家。

清兵们搜查得很仔细，他们在搜查一份同盟会人员名单。有可靠的举报，李家兄弟返乡操办阴寿，借机发展同盟会成员，并随身携带了一份同盟会人员名单。清兵们都很卖力，最终什么也没找到。其实就算有这么一份名单，要想从偌大的李家搜查出来，也如同大海捞针，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。

很多荒唐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，而且总有发生的理由。

协参领应当想到这个结局，可他之前却是一副趾高气扬的神色，到了这个时候就琢磨如何收场了。李牧涛明知道协参领进退两难，故意不给他台阶下，翻着白眼问道：“找到什么了？我家可不是你家的菜地，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”

秦夫人最担心的就是李牧涛给协参领难堪，她没来得及给协参领打圆场，李牧涛就把话放出来了。

这话把协参领逼到死角，于是他便说：“请你们几位，跟我去宁波府走一趟，有话到了那里再说。”

清兵们上前要带走李牧渔和李牧涛，三太太王楨扑上去护住自家老

爷，要顶替老爷去宁波府顶罪。一个清兵拽了她的衣袖，想把她拽开，不想这女人身子骨单薄，不吃大力气，被甩了个趔趄，蹲坐在地上。

对于这女人，李牧涛是不满意的。当初跟王家订婚，完全是双方父母的主张，等到把王桢娶回家，掀了盖头，李牧涛才看清她的模样，掉头出了洞房，去父母屋内抱怨，说这女人如何难看，断不可以跟她一起生活，趁早送回去了事。父母没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一时有些慌张。姑娘刚抬进洞房就不要了，婚姻大事成了儿戏，李家从此没什么信誉可讲了。别说是婚姻，就是双方买卖，也不能说退货就退货呀！况且亲家是朝内的重臣，不可太随性。然而秦夫人又知道老三的脾气，惹恼了他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暂时也只能和颜悦色规劝一番，到后来稀里糊涂应许他，来日可自由选取一位姨太太。李川平在世的时候，为了家业兴旺，给四个儿子立了规矩，不准吃喝嫖赌，不得随意纳娶姨太太。尽管李牧涛心里仍旧憋屈，但想到过后可以再娶一房，也算有赚不赔，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一些不满的话，回了洞房。

其实王桢相貌不难看，只是阅人的标准不同，李牧涛喜欢的是江南柳叶般的女子，而王桢却颇有北方女子韵味。

李牧涛的不满，王桢是很容易就看出来的，回娘家自然要跟父母诉苦，也是埋怨父母做主，给自己定下这桩婚事。尽管王泰恩是朝内重臣，但女儿真若被男人退回来，他也是无计可施的。越是位居高官，越是要脸面的，朝内重臣的女儿被男人退货了，一定给人留下笑柄。父母跟女儿说了一番道理，教她如何做好男人的太太，如何学会忍耐。另一边对于李牧涛更加宠爱，每次他来王家，都是高规格款待，并婉转许诺一定会倍加关照他的前程。李牧涛并不买账，他憎恶慈禧太后和那群大臣们，觉得他们只会卖国求荣，这其中也有他的岳丈。因而无论王家对他如何器重，依旧很少去王家走动。在前程方面，李牧涛也从不跟岳丈提出任何请求，对于官位毫无兴趣。李家尽管非常富有，但对于子孙管教严格，总是让他们从徒工开始做起，一步一步地努力学习经营之道。李牧涛十几岁就在上海滩拼搏了，娶王桢的时候，他已经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，在铁路、丝绸和茶叶等经营项目上，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他做生意没有大哥李牧水那份精明，也没有二哥李牧渔那份淡然，却比几个兄弟都能吃苦，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

不喜欢归不喜欢，但李牧涛平时对王桢并不算坏，在他看来，对女

人不好的男人，猪狗不如。因此在家里，他给了王楨充分的权利和自由。王楨也很守妇道，总是把自己家的老爷捧在手里。她牢记了母亲的话，做女人就要把自己的男人伺候好，男人就是你的天。尽管父亲是一品大臣，但在李家，王楨很认真地扮着自己的角色，对阿姆秦夫人尽职尽孝，对老爷李牧涛温顺贤良。老爷生气了，她不做声，把委屈憋在心里；看到老爷高兴了，就趁机责怪老爷的错处，让老爷适当反省自己。从大家小姐变成大家太太，她确实用了不少心思。

因此尽管李牧涛不喜欢王楨，却也说不出她的坏，日子过得倒也平静。

自己的女人有一万个不好，也是不能被外人欺侮的。一个小小的清兵竟敢将王楨推倒在地，对李牧涛来说是一种侮辱。不容分说，他大吼一声冲上去，一拳将那个清兵击倒，转身将另一个冲上来的清兵摁在地上。

两个清兵在李牧涛背后举起长枪，对准李牧涛高喊：“别动！再动就打死你！”

李牧涛愣怔了一下。

秦夫人失声喊道：“不要开枪！”

话音未落，二楼一个身影飞身而下，不等清兵醒过神来，协参领已经被锋利的短刀锁住喉咙。飞身而下的是上海青帮的杀手王胜，人称“蝙蝠王”。此人长得瘦小，却有一双猿臂，很适合攀岩越墙。李牧涛虽然早就离开了青帮，但因为他对蝙蝠王有恩，蝙蝠王也就经常给李牧涛当跟班。蝙蝠王长得瘦小，样子像侏儒，引不起别人的注意，总能在关键时候杀对方措手不及，所以李牧涛外出办事，喜欢把他带在身边，对外称他是自家的仆人。

李牧涛长出了一口气，对协参领骂道：“狗东西，你说我蓄谋造反，老子今天就真反了，先把你的狗头割下来！”

协参领脸色顿变，正不知如何应对，外面传来一声呵斥：

“三弟，不要胡来！”

进屋的就是李家掌舵人李牧水，看上去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他走到协参领面前，移开锁在协参领喉结的短刀，双手作揖说：“多有得罪，请包涵。”

回头又对李牧涛说：“人家奉命办事，不可动粗，有理讲理，无理

认罚，我们李家做人一向磊落，不需要动刀动枪的！”

虽是对李牧涛说的，其实也是说给协参领听的。

刚才协参领惊出一身冷汗，脸上的傲气早就消散了，这时候正需要寻找脱身的理由，听了李牧水的话，就顺水推舟，瞪了李牧涛一眼说：“这位爷说得在理，走吧几位，有理去宁波府说去。”

李牧阳板着脸说：“这位官差，该搜查的都搜查了，并没有真凭实据，还要带他们去做什么？”

协参领犹豫着说：“哦，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……算啦算啦，跟你说也说不清楚。”

李牧渔上前逼问：“别含含糊糊的，总要说说的呀？”

协参领一挥手，有些不耐烦了：“这么说吧，谁都知道你们李家是名门望族，既然上边派我来，一定有派我来的道理。浙江府那边发话了，宁波府就要照办。我来了，人没带回去，如何交差？”

李牧水将一包东西塞到协参领手里：“你把李家里里外外都搜查了，该盘问的人都盘问了，并没有发现异样呀。上边问起要找的人，就说屋里没有，就算有人密报我们从上海回来了，可并没有亲眼所见，你想交差，总会有理由的。我们李家今天太忙乱，就不招待各位了，这点银子，算是给兄弟们的酒钱。兄弟你也是聪明人，我们李家不是一拳就能打死的病猫，这几年上上下下挺乱腾的，多留一条路也不是坏事，你说呢？”

协参领心里明白，今天要想从李家带走人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而且得罪了李家确实不是明智的选择。如果这几年不是内忧外患，人心惶惶，浙江府怎么敢跟王泰恩的亲家找麻烦？

协参领沉思片刻，突然笑了。

“这么说，李牧渔和李牧涛，没从上海回来？”

李牧水愣了一下，立即反应过来，也笑了说：“没有，绝对没有回来。”

“那好，算他们运气。你转告他们，就说有人盯上他们了，让他们平时说话小点儿声音。”

协参领瞥了李牧涛一眼，显然是挖苦李牧涛铁砂炮一般的嗓门。李牧涛想反击，看到秦夫人和李牧水都注视着他，也只好装糊涂，把脸扭向别处，似乎眼前是小孩子过家家一般的游戏，跟他并不相关。

协参领一招手，清兵立即撤出屋子，朝大门外走去。李牧水跟着出屋，本想送出大门外，协参领双手作揖，婉拒了他的好意。李牧水突然悟出了道理，笑了说：“不便远送，一路走好。”

门外，李家的孩子和下人们都紧张地等待着，不知道李家要遭遇什么大难。看到清兵离去，他们慌忙拥进屋内，把秦夫人围在当中，因为刚才的过分紧张，有几个女人在秦夫人面前忍不住哭了。

李牧涛高声嚷道：“这伙孙子不知天高地厚，跑到我们李家闹事，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他是说给眼前李家下人和孩子们听的，算是给他们压惊，不想被返回来的李牧水听到了。李牧水有些不高兴，用力咳嗽一声说：“三阿弟你就别再张扬了，今天你差点儿给咱家惹了祸！”

李牧涛在李家下人们面前，被李牧水兜头浇了一盆冷水，有些丢面子，于是气哼哼地说：“我张扬是我的事情，惹了祸砍我的脑袋，你别害怕，牵连不到你身上！”

秦夫人再也憋不住火气了，抓起身边的鸡毛掸子，劈头抽向李牧涛：“让你说混话！”

由于用力过猛，鸡毛掸子“咔吧”一声断成两截。断裂的声音并不大，却如同惊雷，把众人震呆了，看着秦夫人一起一伏的胸脯，谁也不敢出声了。秦夫人极少这样生气的。

五大三粗的李牧涛，挨了母亲突然的一击，愣怔在那里，目光怯怯地看着母亲。

“你跟大阿哥怎么说话的?!我今天再跟你们说一遍，你大阿哥是咱们李家掌舵的，我还没死呢，你们就像没了王的蜂子，乱嗡嗡了！你们记住，以后谁再跟你们大阿哥没大没小的，我饶不了他！”

几个兄弟急忙点头。

秦夫人目光盯住李牧涛不放，于是李牧涛就垂着头，走到李牧水面前鞠躬：“大阿哥，牧涛给你道歉了。”

刚说完道歉话，抬起头的瞬间，李牧涛不满地挖了李牧水一眼，恰巧被李牧水看见了，李牧水也毫不客气地瞪了李牧涛一眼。

李牧涛和李牧水之间并没有多大的矛盾，只是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，从小就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磨嘴皮子。说得简单一点，就是两个人的气场相互排斥。

李牧水叫了声“阿姆”，想把自己心里的担忧说出来，秦夫人猜到他要说什么了，轻轻摇头，说：“有话静下来再说，现在外面乡亲都看着我们，不能让外人看出破绽，有人问刚才的事情，就说是一场误会。时辰到了，该去坟地了。”

在场还有五六位贵客，这时节觉得应当告辞了，在给秦夫人鞠躬之后，纷纷散去。

秦夫人说得不错，李家大门外聚集的小浹江乡人们，不知道李家院子内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还悬着一颗心等待着。于是李牧水和李牧渔几位兄弟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走出院门。在他们身后是女人和孩子，出门就坐上了轿子。

浩浩荡荡的李家队伍，朝着十里外的雾云山出发了，乡人们这才安心地散去。

3

雾云山是李川平的父亲发家后，请风水先生寻到的一块祖坟。青山绿水，极幽静的地方。祖坟四周的两千多亩土地，也是父亲买下的，并在这里建造了祭祀堂和临时居住的房子，聘请大管家和账房先生，负责经营这里的土地，照看李家的墓地。从此年年岁岁的清明节和春节，李家后人都要到雾云山祭奠祖宗。

雾云山一带的土地，种上的粮食供应李家各户之外，剩余的大多用于救济贫穷的乡人。李家不太看重土地里生出的这些小利，他们是靠别的生意创造财富。李家还在雾云山设立一个棺材铺，用山中一些枯死的树木，打做了若干的棺材，供那些死后无钱买棺的人容身。这些善举足可以看出李家人的善良。

午饭前，李家老少赶到雾云山，虽有些人疲马乏，但为山中景色所诱惑，人人满脸喜悦。最快乐的是孩子们，全不像来墓地祭拜的，似乎是郊游而来，小鸟一般叽叽叫着，很快散在花草树木之中，父母大呼小叫费了很大力气，才将他们归拢回来。喊叫孩子们的时候，父母们将声音放了大量，像是一场吆喝比赛，一声高过一声。其实他们也是借机在空旷的山里舒展嗓子，把平时憋屈在心中的胆怯与沉闷，宣泄给寂静的